

# 九天 倾凰

青青的悠然

著

(下)

女扮男装的最高境界

就是压倒另一个男扮女装的男人

一为假凤 / 一为虚凰

陌上人如玉 公子世无双  
风华女主「夜四少」

VS

佛前修罗色 冰雕玉骨肌  
暗夜男主「贵公主」

史上艳色倾国的妖孽公主殿下  
与温文如玉风华绝代的夜四少

强强联手 繁华乱世书写传奇

潇湘顶尖人气大神

青青的悠然

再掀腹黑妖孽风暴

最蚀骨缠绵绝世巨献

# 九天 傾凰

青青的悠然

著

(下)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, LTD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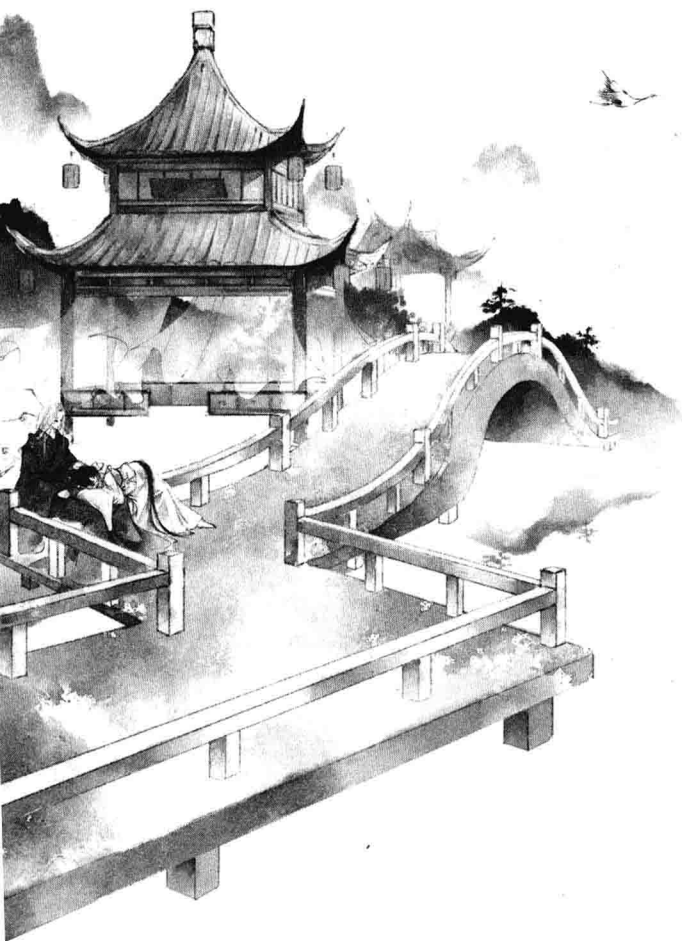
九天倾凰：全2册 / 青青的悠然著. — 南京：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4  
ISBN 978-7-5399-7614-3

I. ①九… II. ①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80172号

- |              |   |
|--------------|---|
| <b>书 名</b>   | 九天倾凰：全2册  |
| <b>作 者</b>   | 青青的悠然   |
| <b>选题策划</b>  | 花火工作室（长沙）   |
| <b>出版统筹</b>  | 黄小初 邹立勋   |
| <b>责任编辑</b>  | 胡小河 姚 丽   |
| <b>文字编辑</b>  | 何紫雨   |
| <b>责任监制</b>  | 刘 巍 江伟明   |
| <b>装帧设计</b>  | 郭 颂   |
| <b>出版发行</b>  |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<br>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<br>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<b>集团地址</b>  |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，邮编：210009  |
| <b>集团网址</b>  | <a href="http://www.ppm.cn">http://www.ppm.cn</a>           |
| <b>出版社地址</b> |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，邮编：210009  |
| <b>出版社网址</b> | <a href="http://www.jswenyi.com">http://www.jswenyi.com</a> |
| <b>经 销</b>   |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  |
| <b>印 刷</b>   |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 |
| <b>开 本</b>   | 710X1000毫米 1/16   |
| <b>字 数</b>   | 500千字   |
| <b>印 张</b>   | 38  |
| <b>版 次</b>   | 2014年10月第1版，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<b>标准书号</b>  | ISBN 978-7-5399-7614-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<b>定 价</b>   | 50.00元 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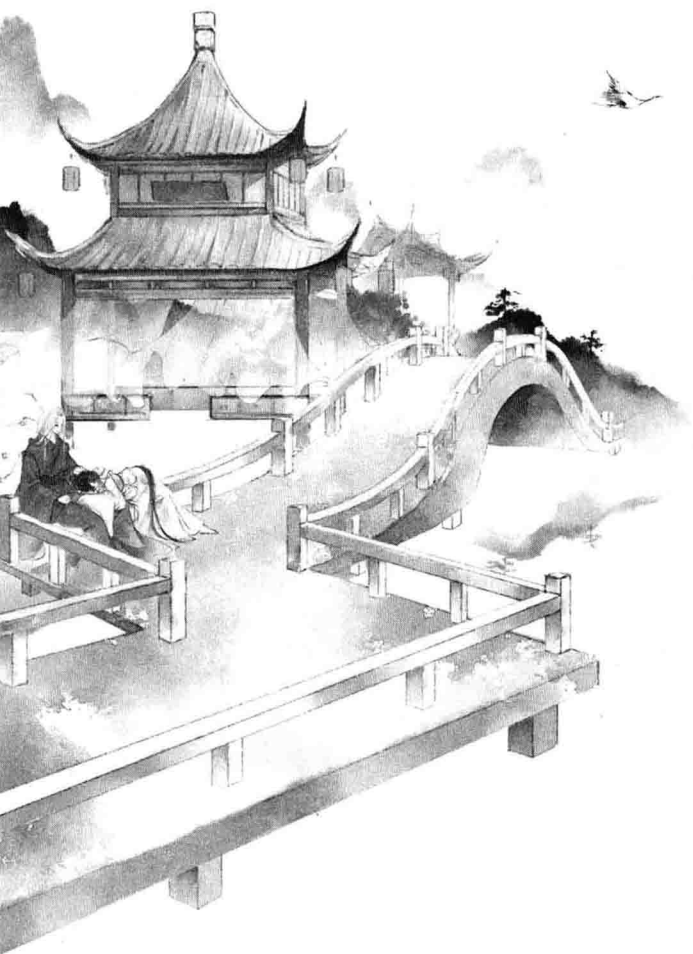
（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

# 目录

## CONTENTS

142	117	097	070	048	025	001
第七章	第六章	第五章	第四章	第三章	第二章	第一章
秋叶白秘密失守	生死梅苏公子	劫船真相	水阁王	魔佛元泽	碧池魅妖	落英妙谛



## 目录

### CONTENTS

260	247	225	199	182	158
第十三章	第十二章	第十一章	第十章	第九章	第八章
藏剑阁出击	重生听风部	白无常控鹤监	温情百里初	杀出重围	渔村求生



## 第一章 落英妙谛

二管家冷冷地看着秋叶白的背影，捏了捏拳头，转身立刻跟着她进了门。

“大人，这边请！”二管家在前边领路，一脸恭谨含笑的模样，仿佛方才他没有将秋叶白晾在门外一刻钟，秋叶白也没有当众给他难堪一般。秋叶白却不那么给他脸，只冷哼一声，向前走去。

这梅府外边看着与其他富户没有太多区别，但一进府内，却别有洞天，虽然建筑不若秋府红墙碧瓦那般大气洒脱，却别有一番江南风情：到处是小桥流水，假山池塘，亭台楼阁，碧瓦飞檐；回廊一转，复入花间，一条清澈的人工小渠从花间深处蜿蜒流出，水中青荇成行，还有青尾小鱼儿游弋嬉戏。

有一只小小乌篷船停在了小渠边：“大人，请上船！”

若非秋叶白肯定自己在上京，瞧着这般景致，她几乎以为自己正身处“半壕春水一城花，烟雨暗千家”的江南。看着秋叶白意外的神情，二管家打心底轻蔑地冷哼一声，北蛮子就是这样小家子气，没见过世面。

秋叶白、小七、二管家等前后脚上了那乌篷小船，摇橹的青衣婢女也是做了江南摇橹渔家女的打扮，摇着小船顺着蜿蜒小渠向前。岸边遍植花树，不时有落英飘下。不远处的岸上，一块长着青苔的顽石上刻着“落英妙谛”四个字，笔锋沉静大气，很有些古朴意境。

秋叶白静静地看着自己面前的景致，心中轻叹，不管这梅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



人家，单论这份匠心，已是江南独具。二管家看着秋叶白脸上原本凌厉冷淡的神色略有缓和，心中自是得意：“府中一切景致和房屋，都是我家大少爷十六岁时亲自督造。陛下和太后老佛爷驾临时，也很喜欢这‘落英妙谛’，原本这‘谛’字乃是‘地’，还是太后老佛爷改作了真谛的‘谛’，境界自是更上一层楼。”

秋叶白闻言，心中轻嗤，看来这梅家倒是真的得太后老佛爷的恩眷。她明白，这二管家时时刻刻都不忘提醒她，太后老佛爷必定是站在他们梅家这边，让她识趣些。不过她也承认，如果这园子真是梅家大公子亲自设计督造，那这梅家大公子确实是难得的才华横溢之人。

“既然大公子这般多才，本千座倒是有一点不解，大公子为何不参加科考入仕？他即便是入了工部，说不得以后也是个尚书。”秋叶白摇了摇手里的折扇，欣赏着小渠边的风景，悠悠然道。

没有当奴才的不喜欢自家主子被称赞。二管家有些自傲而不无遗憾地道：“我家大公子身负家族重担，家族长子不得不如此。但去年秋闱，三公子却已经中二甲进士，如今正等候分配官职。”

秋叶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消息，随后微微地点头：“嗯，贵府人杰地灵。”

天极帝国虽有些重农轻商，商户更是比不得官家，但商家子弟有才华者也能够入仕，只是严格规定，一旦入仕为官，便不得再经商，更不得在自家生意所在地任职，一旦发现以权谋私，轻则脱了乌纱帽，重则牵连家族流放三千里。即便条件如此苛刻，仍有许多商家子弟参加科考，以另求前程。

这位大公子这些年能将梅家产业扩大数倍，想来也绝非池中之物。现在自家庶出的三弟入了仕，虽说不能在京城，甚至不能在江南梅家发迹之地任职，但终归还压了他一头。他岂会甘心？梅家在他掌控的这十二年中，和杜家关系越发紧密，想必也是他不甘心的结果。

这位梅家大公子，除了才华横溢之外，只怕也是野心勃勃。就是不知道他的野心只是局限在商场之上，还是有更深的谋算。秋叶白看着飘落的落英，眸里闪过一丝讥诮。

那二管家见秋叶白神色淡漠，也摸不清楚她到底在想什么，便有些疑心自己是不是说错了什么，于是也不敢再多话。一时间便只听见船娘摇橹的水声，还有夏日风吹过，带起树枝摇曳的沙沙声音。空气里弥漫着湿润的水气和泥土、落花的芬芳。

秋叶白负手而立，静静地欣赏着面前的江南水乡美景。忽然远远似有空灵缥缈

的歌声传来：“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。中有双鲤鱼，相戏碧波间。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南……”那女子声音轻轻渺渺，软软依依，带着浓浓的苏南味。秋叶白心思有些恍惚，仿似回到了曾经年少时代陪着师父住在江南的那一段日子。

彼时她不过十三的年纪，在那水乡住着。她瞒着师父，换了寄住人家小女儿的衣衫，挽了双髻，混进那采菱角的少女们中间，坐着小摇船，一路摇进了那莲花深处，一路和其他女孩子采菱角、摘莲花，嬉闹玩耍。之后，几个小女孩又一起偷喝了船家酿的莲酒，迷迷沉沉之间，耳边萦绕的便是这江南女儿们用吴侬软语清唱的采莲曲：“莲叶深处谁家女，隔水笑抛一枝莲……”

此时伴随着歌声同来的，竟还有当年一方柔软的丝巾。那宛如轻雾一般的丝巾，从前面一处精致的横跨小渠的石桥上飘落下来，掠过了秋叶白的右侧，飘飘荡荡地往水里落去。秋叶白下意识地伸出手中折扇，轻巧地一勾，便将那丝巾勾入了自己手中。那丝巾入手细腻柔滑，还带着淡淡的馨香。

“喂！”忽然桥上传来女子软糯的声音，“依轱萨宁！依勒做萨！”一口吴地话，软糯却又不失娇俏，明明是不客气的质问，却让人一听，便想到了江南三月春风吹过，杏花浓。

若是上京人，自是听不懂那江南当地的软语。但秋叶白自是听得明白的，她抬起头看向那站在石桥上的少女，忍不住怔了怔，而后又微微一笑道：“我是客人，方才做的是帮姑娘拾了差点落水的丝帕。”

那桥上的少女手里提着花篮，斜斜靠着桥，忽然半倾了身子出来，一身藕粉色对襟褙子，秋水明眸含着微嗔，琼鼻樱唇，白皙细致的瓜子脸在满树桃粉的映照之下，显出一种带着透明的粉嫩来。真真是眼儿媚，脸儿娇，桃李灼灼，难夺其丽色浓稠，竟无一处不精致，仿佛是那满树芳华化作了人形一般。

百里初已是殊颜在前，占尽了人间绝色，道是秋叶白这样看惯了美人的人，都忍不住赞一声人间妙色。哪怕是秋善宁站在这少女面前，都要自惭形秽。至于小七，早已经看呆了。

“看什么？登徒子！”少女似不甚喜欢别人用赞赏的目光这么看自己，冷冷地瞪了秋叶白和小七一眼，不再说那吴地话。

二管家脸色变了变，低声问道：“大小姐，您不是……您不是去天一道观上香去了？”二管家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会在这里遇到昨日就本该出门上香的大小姐，心





中顿时有些叫苦。

秋叶白听二管家这么一叫，心下便明白了：原来这位就是梅家名扬京城的京城第一美人——梅大小姐梅相子。听说这位京城第一美人诗书俱佳，虽出身商户，却力压京城名门闺秀，让众多名门女子心中很是不忿。奈何这梅相子的美貌实在太过出挑，早已声名远扬。好在这梅相子并不总是呆在京城，更多的时候，她呆在江南梅家的本家大宅里，因此才没有受到京城闺秀们的排挤。秋叶白心里倒是觉得，这京城第一美人的名头在这梅家大小姐身上确实是名不虚传，便是骂人，声音都是软糯自然，没有一丝造作之感。

“二管家，你还不把大小姐的丝帕从这个登徒子的手上拿回来，仔细大少爷打断你的腿！”一个大丫头忽然从那少女身后探出头来，对着那二管家冷声叱道。

二管家身体一僵，想起自家大少爷对大小姐的疼爱，怎能容许外人拿了大小姐的丝帕？他立刻转身，正想向秋叶白讨回那丝帕，却见秋叶白忽然袖子向上优雅一拂，那轻纱便仿佛乘了一片清风柔云一般，飘向了桥上。那大丫头一愣，随后立刻伸手去捞那丝帕。谁知那丝帕却仿佛有生命力一般，竟然荡过了丫头的手，正正地落在了梅相子的花篮里。

这一手让立在桥上的众人皆是一愣。

秋叶白看着梅相子淡淡地一笑：“好风送香上青云，大小姐，拿好了。若是这香引帕再被风吹走，便只能着人下水去捞。这苏合香引染了水气，制出的香便不纯了。”

若是她没有猜错，这梅相子正在寻花瓣制苏合香。苏合香是需要丝帕子裹了香捻子熏个七天七夜，用作香引帕，然后再用那香引帕包住花瓣，封进瓮里方能制成，方才那丝帕便是香引帕了。秋叶白说完，对着桥上的少女微微躬身。对于让她想起年少美好时光的这个少女，她倒是愿意温声以待的。

只是秋叶白并不知道方才自己拂袖之际，无意扬起的劲风掠过低矮的树梢，引得树枝颤动，一捧花团便也随之散落开来。在桥上人的眼中，那负手站在乌篷船上的少年，碧衣翩然，长身玉立，宛若修竹。纷纷扬扬的花瓣落得他满头满肩都是，更让她俊秀无双的清冷眉目间染了淡淡温柔，恰如水墨画中人。所谓“陌上谁家少年，足风流”便也不过如此了。

梅相子有些怔然。秋叶白却并不曾注意到她的失态，只因为二管家已经急急忙忙地催促着让船娘开船，那副仿佛怕秋叶白勾引自家大小姐的防备模样，看得秋叶

白万分好笑。

眼看着乌篷船过了桥下，向远处缓缓开去，梅相子眼底闪过一丝冰凉森然之色。

“快点吧，不要让大少爷等久了！”

二管家的催促刚落，却听得扑通一声巨响，桥上忽然传来女子的尖叫：“不好了，大小姐落水了！”

秋叶白一愣，随后转过身去，只看见水花飞溅而起，桥上早已不见那绮丽如杏花的少女身影，歪在桥上的大丫头则脸色惨白，颤抖着声音大喊着：“快救人！大小姐……不……不会水啊！”秋叶白闻言，未及多想，瞬间便跃进了水中。

六月的渠水并不太冰凉，但是毫无准备地入水，还是让秋叶白打了个寒战。她立刻强行催动丹田内力，向水中寻找那一抹倩影。渠水虽然清澈，却因水底生了青苔水草，影响了视线。而且秋叶白在搜寻的过程中才发现，这渠水异样地深，竟令她全然看不清水底的情形。

但是好在梅相子入水时间短，秋叶白憋住一口气，游了一会儿便已经隐约看见了一抹藕粉色的倩影。她立刻游了过去，这才发现梅相子似乎已经晕了过去，细腻粉嫩的肌肤变得苍白，手里却还拽着花篮，花瓣从花篮中飘散出来，顺着水下的气泡向上浮上，将梅相子包裹其间。少女的裙摆在水中漂漂荡荡，让她整个人看起来仿若一朵盛开后散落在水中的花，有一种阴冷静谧之美。

秋叶白一愣，立刻游过去，伸手从后面绕过梅相子的脖子，扣住她的胸口向上游去。哗啦一声水波分开。秋叶白一抹脸，就发现水里已经多了好几个下来救人的船娘家丁，岸上也已经围了不少家丁仆婢，一片喧哗之声。

还是桥上的梅相子的大丫头反应最快，一见那水波散开，有一片藕粉色衣袍冒出水面，立刻惊喜地尖叫道：“大小姐！大小姐在那里！快，快！”

岸上水下顿时一片哗然，不少人都跳进了水里。二管家也跳进了水里，向秋叶白和梅相子游去，边游边大叫：“快，快把大小姐救上岸啊！”

秋叶白见状，不由微微蹙眉，人多手杂，这梅相子一身衣裳都湿了，夏日里衣裳轻薄，此时必定是曲线毕露。想到这里，她也不理那些向她游过来的人，径自揽住梅相子向最近的乌篷船游去。那二管家一看秋叶白揽了人离开了他们，顿时急了，大喊：“喂，你干什么……”

那“呢”字刚到嘴边，他就给咽了回去。秋叶白这时候游到了乌篷船边，一手



抓住船沿，如游龙出水一般，纵身一跃，便抱着梅相子瞬间离水上船。

秋叶白一上船，立刻半蹲着身子，扶梅相子靠在自己腿上，指尖搁在梅相子的鼻尖下，只觉得她呼吸断断续续，颇为微弱。秋叶白一蹙眉，立刻手腕含力，拍了她的背数下。梅相子背后受到撞击，立时吐出几口水来：“咳咳咳……”

秋叶白看着梅相子吐出水来，呼吸似乎也平顺了不少，便看着一边傻站着的船娘道：“去拿那蓑衣给你家小姐盖上！”

小船娘看着有人突然跳上船来，还有些没反应过来。此刻她目光触及秋叶白带着水滴的俊秀容颜，听她正朝着自己说话，顿时脸儿通红。随后她的目光落在那年轻人怀里，陡然见到自家大小姐窈窕身线毕露，这才一惊，后知后觉地一边胡乱点头，一边去取了蓑衣给梅相子盖上。

“多……多谢公子！”

说话间，二管家已经一身湿淋淋的，狼狈地爬了上来。他看着躺在船边盖着蓑衣的大小小姐动也不动，立刻着急地冲过去，指尖颤抖地朝梅相子鼻下一探，瞬间松了一口气，喃喃自语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还好大小姐没事！”

他这才想起一边站着的秋叶白，转头过去，看着同样湿淋淋的秋叶白，眼神有些复杂晦暗。但他随后还是立刻堆起笑来，一副感激模样道：“多谢千总大人救了我家大小姐！小人必定回禀大少爷，重重酬谢！”

秋叶白一边拧着自己湿透的衣摆，一边不甚在意地淡淡道：“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况且方才不过是举手之劳。”

那管家一边指挥人赶紧让船靠岸，一边干笑道：“大人真是菩萨心肠。”

秋叶白无声地轻笑了一下，没有作声。她可没指望因为自己救了梅相子，梅家这边就能对她手下留情。何况她救梅相子，确实也是习惯性的怜香惜玉罢了，本就不存着任何目的。

等到船靠了岸边，早早就有软轿候着。他们的船一靠边，立刻有仆妇婢女一拥而上，将梅相子抬上了软轿子，一路匆匆离开。

之前众人都围着梅相子，场面有些混乱。这梅相子一走，他们顿时作鸟兽散，几乎没人记得船上还有一个浑身湿漉漉的救人者。一个小厮匆匆上来，对着秋叶白紧张又恭敬地道：“大人辛苦了。请跟小人去换一身衣裳，免得着凉。”秋叶白一看便知道是二管家遣人来的，便点点头跟着他去了。

那小厮领着她到了附近的一座小楼，有些忐忑地道：“这是大少爷的藏石阁。这里是最近的可以更衣之处，还请大人先将就一下。”

秋叶白看着那小厮浑身不自在的胆怯模样，就知道他是那种低等小厮，很少能见外客。他淡淡一笑：“没关系。你去给我备些热水，再取套干净衣衫来吧！”

那小厮见秋叶白的态度丝毫不见倨傲，竟然还对自己露出笑容，先是一愣，随后立刻腼腆点头：“是，小的这就去！”说罢他连礼都忘了行，匆匆忙忙，转身就往外跑。

秋叶白见那小厮完全忘了得先带她进楼，有些好笑，又无可奈何。她转身看了看阁楼，伸手试着推了推大门，见大门倒是没有锁，便索性自己直接进了门。

身上衣衫湿黏，虽然是六月，但风一吹，着实还是有些冷的。

这小楼确实不大，进门就是一室一厅。花厅里四面墙都是酸枝梨多宝架子，靠花厅摆着的四五条长案上都搁满了形形色色的石头，有的精致，有的古朴，有寻常的青石，也有一看便是极为值钱的宝玉原石。另一间房里则索性满地都是石头，旁边的案几上皆为凿石的工具。

秋叶白看那些石头上还有未雕完毕的刻痕，心中便琢磨着，这刻石大概是那梅家大少爷的心头趣了。看着内室除了那刻桌后的八仙椅，几乎就没有个能落脚的地方，她终于明白刚才那小厮为什么会那副忐忑的样子了：这地儿根本是个工坊，连个休息室都不是。

小七跟着她后头四处看看，也没好气地道：“真是的，怎么找了这样一个地方！”

秋叶白只好上楼去。上了楼她才发现，楼上也是藏石料子的，但好歹还有些地方没有堆石头，能让人有个落脚的地儿。

那小厮很快就回来了，还好他虽然没有见过世面，但还不至于太蠢，手里捧着一盆热水，另外一个小厮手里拿着一套衣衫。若是他们真的拍了个沐浴水桶进来，这里连放的地儿都没有。秋叶白让他们把东西都拿到了楼上，拒绝了他们的伺候，只打发小七带着他们出去看着门。

秋叶白上了楼，看了看那衣衫，她不禁蹙眉叹了一口气。今儿真是太莽撞了，这身衣衫虽然料子极好，款式也大气而不失飘逸，但……这明显大了她身形至少一号。她一看这套衣衫，就知道是那小厮做事不够仔细，也不知道是他们府邸里哪位主子的，也不仔细查看是否合适，就给她弄来了，一会上穿上身，铁定看起来松松垮垮，形象猥琐。呆会儿她还要去见梅家大少爷，穿着这身衣服声势立刻就弱了一半，枉



她之前还在梅家门口做出那副嚣张的样子。她本是打算让梅家人生出轻敌之心，却不想这下子做戏做过了头。嚣张能让人轻敌，但面上却要能弹压得住人。但如今这般狼狈的模样，只会让人不但轻敌，而且又觉得轻慢了。

她脸上有些无奈地浮现出一丝苦笑来。这可真是自作自受，怜香惜玉也不看看地儿。但如今已然如此，她也无法，只好先就着热水处理一下自己这身湿衣服。

梅府，天娇阁。

这座遍植百花的充满江南韵味的精致阁楼里，此刻却是失了平日里的安静，不时有仆婢端着热水和汤药进进出出。天娇阁的主子落了水，正躺在床上半昏迷着。谁人不知大小姐是已经云游的老爷和夫人的唯一的女儿，也是如今梅家大当家梅大少爷最疼爱的妹妹。平日里大少爷一个指甲壳都舍不得弹她，如今陡然落水，只怕她们这些丫头仆婢都要担上护主不力的罪名。

闺房门外的花园里，二管家一身湿淋淋的衣衫都没来得及换，便躬着身子，站在一道修长的身影后，大气都不敢出。他小心翼翼地道：“……事情就是这样。大少爷，奴才没有半句虚言。”

那道修长的身影静静地站着，一身雨过天青色暗锦云纹的袍子，腰上的白玉青金腰带勾勒着修腰，背影沉静优雅。梅苏沉默片刻，忽然淡淡地问：“那秋大人的身手你可看清楚了？”

二管家见自家主子竟然没有问小姐的事儿，一开口就是那秋千总，心中估摸自家主子是否怀疑大小姐落水和姓秋的有关。他想了想自己看到的情形，然后道：“奴才看那秋千总只一手按了船沿，便单手抱着大小姐轻松地跃上了船。若是武艺寻常之人，绝对做不到这般举重若轻，可见他的武艺绝不差。”

水中阻力大，再加上大小姐昏迷了，昏迷的人是极为沉重的，但是那秋叶白不但单手把大小姐抱上了船，而且姿态洒脱优雅，单凭那力气，寻常人是决计做不到如此的。

梅苏没有继续问下去，而是站在那里，也不知道在思索什么。二管家看着自家大少爷背对自己站着，既不说话，也不动，自己也就不敢动了，就这么站着，被冷风吹得有些打战。

就在他忍不住想打喷嚏的时候，梅苏却忽然又开了口，淡淡道：“那位秋大人在门外表现得很嚣张放肆？”

二管家见自己少爷这么问，不免心中觉得古怪，平日大小姐有点儿什么事儿，

大少爷都嘘寒问暖，怎么今儿老是围绕这姓秋地问？但他还是原原本本把秋叶白在外头的表现说了一遍，末了又愤愤地道：“正如您所料，那姓秋的耐不住在外头等，便狡猾地将太后老佛爷搬了出来，奴才才开了门。可他态度嚣张，言辞恶毒，全不晓得收敛，更不知咱们与宫里的关系，分明是个无脑嚣张的货色，不足为惧。”

背对着他的梅苏听他说完，摩挲着自己拇指上的翠玉扳指，轻笑道：“此人倒是个矛盾的。如此嚣张不羁，却还记得将相子带上船，并给相子盖上蓑衣！”

二管家不太明白自家主子到底是个什么意思，便垂手站着，心中却不以为然地暗自嘀咕，那秋叶白一点不矛盾，不但是个无脑的，还是个好色之徒，见了大小姐就移不动脚，还奋不顾身地跳下去救大小姐。冲动、好色、武艺高强，这种人最容易被人拿来当枪使。

“此刻他在藏石阁吗？”梅苏忽然问。

二管家也不管主子背对着自己看不到，下意识地点点头：“是。那附近也没有别的合适换洗之处。”随后他想了想，又有些忐忑地道，“奴才擅做主张，让下面人拿了一套大少爷的旧衣，给他送了过去……”

梅苏淡淡地打断他：“你做得没有错。秋叶白毕竟是朝廷命官，也确实是奉旨查案，若是让他在这里传出因为救了人而身染重疾，查不了案子，只怕便是咱们梅家的不是了。”

二管家原本也算梅苏的心腹，听到此处立刻恍然，点头道：“那奴才立刻让人煮好姜汤，再请最好的大夫去藏石阁。”

若是秋叶白不能查案，后面的事儿，也缺不得此人，所以他们不能让秋叶白在这里生病。

梅苏微微颌首：“嗯，看样子大小姐并无什么大碍。她醒来还有一段时间，我先去会一会这位秋大人，当面谢过他救命之恩才是正理。”

看着梅苏款步而去的背影，二管家一呆，下意识地道：“但是……此刻他应该正在沐浴更衣……”大少爷居然去看一个无关的路人甲，而不是如平日那一般守在大小姐身边，这是天下红雨了吗？

梅苏脚步未停，只漫不经心地道：“秋大人是武人，想来不拘这些小节。”

二管家看着自家主子飘然而去的背影，目瞪口呆了好半天，才把下巴收回来。他神色有些复杂，转头看了看那精致的天娇阁楼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次大小姐的落水，



总让他感觉到一些诡谲异样的东西。他也注意到了以前从来都没有注意到的一些古怪的细节，大小姐和大少爷之间仿佛有些什么东西，总之，和他们这些外人平日里所看见的并不相同。

大少爷的心思，从来都没有人能猜得准。大小姐呢，又为什么会自己跳进渠水里，还是当上个初次见面的外人？

是的，他非常肯定大小姐是自己跳进水里，绝对不是什么意外。似乎有什么古怪的事情正准备发生。一阵凉风吹来，炎炎六月，二管家还是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

且说这藏石阁里头，秋叶白正麻溜地脱了衣裳，拿热水擦拭完身子，准备一会儿先换上这套不合身的衣衫，再让人重新给她弄一套合身的衣衫来。这套衣衫她往身上一套就大囧——怎么看怎么像偷穿大人衣衫的二逼孩子。女子就算和男子身高差不多，骨骼构造的不同也会令男子的衣服要大上至少一号，何况这套衣服的主人明显比自己高一个头。

秋叶白满头黑线地看着自己刚穿起来的裤子，裤裆到了大腿中间，那裤脚足足挽了两挽才勉强露出脚。因为丝绸料子太过柔滑，她一动，裤腿又滑了下去，衣衫更显得松垮。还有那双鞋……她只瞟了一眼那双鞋，就决定还是穿自己的湿鞋，省得穿一双拖鞋出去让人嘲笑！

秋叶白正打算脱下那丝绸中衣，重新调整一下衣服再套起来，空气里忽然响起一声细不可闻的咔哒声。她手上蓦然一顿，立刻将衣衫往身上一套，头也不回，手上一扫，一盆水便向她身后卷去。

哐当！她身后立刻传来一声铜盆撞上墙壁的巨响。

“四少！”楼下的小七听见响动，大惊，立刻闯进来楼里，就要往楼上冲。

“小七，站住！”秋叶白立刻冷声喝止了小七。

小七忽然想起自家主子还没换完衣衫，便乖觉地站在了原地，有些担忧地看了一眼楼上。

“非礼勿视，阁下知道吗？”秋叶白也没有转身，只扯了外衫利落地套上，再取了腰带，随意地在腰间打了个结，又理了理自己的衣衫，方才转过身去。她的明眸冰冷地看向站在自己身后不远处的人。她身后原本是多宝柜的地方，如今已经悄无声息地露出一扇门，那黑洞洞的门前静静地站了一个人。

那是一个长身玉立的青年，身着雨过天青色的袍子，发髻上一只青玉簪子，玉

肤露鬓。初看五官略显平淡，但稍多看一眼，便会发现他的眉目不是平淡，而是清淡——这种清淡，却是用顶尖的徽墨湖笔轻勾慢染而出，就像名家笔下流芳长青的水墨画卷，眉梢眼角清淡到了极致，却恰到好处到了极致。在翘起的唇上有一点点浅浅薄薄的粉，如那缱绻水波之上一点点子落英，却鲜艳无比。他只站在那里，便让人想起江南的烟雨之色，葱茏淡然，眉梢眼角，无处有颜色，却无处不是景。

一线墨色入水青，覆染万千红尘尽。

“梅大少爷。”秋叶白静静地打量面前的水墨美人片刻，淡定而肯定地开了口。

是江南专出这等妙人，还是这梅家汇聚了江南的灵气？这双兄妹似是水乡灵气所蕴成，去过江南的她，倒是觉得后面这种可能性比较大。

“秋大人，果然眼色绝佳。”梅苏看着面前的年轻人——或者说，他更觉得面前的是一个少年郎，还是个未发育完全的隽美少年——赞叹道。

许是因为对方身上穿着自己的衣衫太不合身的缘故，越发显得他身形单薄。嗯，还有方才他惊鸿一瞥，见到这秋大人雪白的背影，那身体的线条似也过分优美柔滑了一点。当然亦很赏心悦目，像一枝含苞未开的荷。

秋叶白看着梅苏唇角只是勾起一点笑，便似江南三月，清风化烟雨，那淡雅眉目之间独特的韵致更是让人移不开眼。这是一个和百里初惊心动魄的美截然不同的男子：若百里初是那颜色浓稠的绝丽工笔画，那么梅苏便是那意境深深水墨卷。

可惜她除了想叹气之外，实在有点提不起精神欣赏水墨美人，因为此刻对方越是出色，越是衬托得她狼狈之极。截然不同的气场，让她原本打算上演的对手戏完全发挥不出来，她这次算是彻底落了下乘。

“梅大少爷，你不觉得应该对本千座解释一下，你为何会突然不声不响地出现在此地吗？”秋叶白轻呼了一口气，冷淡地质问。如果不是因为她打通了生死玄关，如今五感灵识全跃上了一个新的层面，只怕也听不到那细不可闻的机关响声。若是让对方撞破了自己的真身，此刻免不得要来一场杀人灭口的大戏了。

梅苏敏锐地感觉到空气里一丝凌厉的波动。他从商多年，对这种波动并不陌生，那是——杀意。他静静地看着面前的人，这位秋大人方才是真的动怒了？但这是为何？因为他撞见他更衣，还是因为厌恶他轻易唐突的冒犯？

梅苏微微垂下睫羽，似歉意地道：“抱歉！在下只是想早一点确认救了舍妹的大人安然无恙，所以便抄了近道，却不承想打扰了大人。”





秋叶白看着他，眼底闪过一丝讥诮的冷色：“哦，是吗？本千座还以为梅大少爷要么是欠家教，要么是想看看我这来找麻烦的人狼狈仓皇之下是个什么样子，什么秉性呢！”

什么抄了近道！这藏石阁是什么样子，身为主人的会不知道吗？楼下没有落脚的地方，要更衣只能上楼。

梅苏微微动怒，随之却是一怔。他完全没有想到，这个清风明月一般面容的年轻千总，竟然这么直接地把话说明白了。他丝毫没有顾忌，锐利如一把出鞘的剑，与平日里官宦场上的那些迂回曲折、暗藏杀机全然不同。面前这个人即使一身不合身的衣衫，看似狼狈，但那气势却丝毫不弱。只是此人这么做，似乎也太沉不住气了一点。

“大人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总归是梅苏考虑不周。”梅苏不恼不怒，微微一笑，仿佛真是满含了歉意地应道。只是他这般一应，却将秋叶白的质问轻巧地接下，让人只觉得若是再不依不饶，便是无理取闹了。

秋叶白顿了顿，眯起眼，深深地看着这江南雨过天青一般的男子，对方似乎丝毫不为她近乎锋利的眸光所动，仍旧是淡淡然然的含笑模样。她的唇角缓缓地勾起一丝轻笑来，也没有再执意追问，只道：“到底是梅大少爷，名不虚传。”

三言两语便化解了她的攻势，梅家大少爷果真如她意料中那般，除了姿容出众之外，心智亦非常人。

“梅苏不过寻常商人，不敢自称有甚名气。”梅苏微微含笑，目光在秋叶白身上停了一停，“方才舍妹落水，梅苏失了分寸，竟让底下人误拿了在下的旧衣给大人，还请大人恕罪！我就让人再去根据大人的身形，取一套新衣过来。”

秋叶白一愣。她倒是没有想到这身衣衫竟然是梅苏的，这种贴身穿着陌生男人衣服的感觉，呃……真是有点古怪。她立刻从善如流地道：“无妨，本千座在此等候就是。”

梅苏的目光似在丈量她的身形一般，却不经意地道：“梅苏看大人这般文质彬彬，北地人里很少见您这般修长身形的。”

秋叶白点点头，也淡淡道：“梅大少爷好眼光。本千座母亲祖上是南地人士。”

梅苏含笑，眸光似笼了一层淡淡轻雾，让人看不分明：“是吗？看来咱们果真是有缘。那在下就擅自做主，让底下人先去取一套新衣了。我那二弟与大人身形倒也相近，新制的几套夏衫倒还在，望秋千座不要嫌弃才是。”他目光在她的喉咙处停了停，朝她点头为礼，随后径自下了楼，仔细吩咐看门的下人去何处取衣衫。